

# 郑东郑采：联璧文章贯九州

陈汉莉

湖井村位于台湾山东南，历史悠久，是一个较为闭塞的小山村。湖井有个龙潭，宋元时期称碧潭，为原蒲门(湖井旧属蒲门四都之53都，今属赤溪信智)十景之一。“湖井三溪口，金银三百斗，谁人能得金银去，还你纱帽九十九。”湖井因了龙潭的传说而成为附近一带的风水宝地，神话传说，加上风水说，自古以来便赋予湖井极其神秘的色彩。元代诗人郑东、郑采两兄弟就出生于这个古老的小山村。

出身宦宦之家，却因政局跌宕，家道中落，飘零异乡，郑氏兄弟一生郁郁不得志，却依然不失其士大夫之气质，于乱世更彰显其个性。

## 家学渊源 出身世家

民国版《平阳县志》卷四十五《神教志》载有：“郑府君庙在五十三都湖井，祀元郑东郑采。”郑府君庙，当地村民称之为诗人庙或郑氏祖先庙。

湖井郑氏祖先最早可追溯到五代末(约公元970年左右)，为避战乱从河南光州固始县迁来此地，后世居于此。郑东祖父郑黼，幼时聪颖，后出仕并被宋宗室招为女婿，从此富贵显达。但郑黼行事低调，为人宅心仁厚，常周济贫穷，获乡人称赞。他在家族中排行第九十，时人称之为“九十佛”。清代平阳诗人张綦毋之《船屯渔唱》有诗云：“耆旧衣冠古道存，而今薄俗不堪论。只应九十长呼佛，不较寻常自闭门。”其中“只应九十长呼佛”就是指郑黼。郑东父郑愉，亦为博学之士，约于南宋淳祐二年(1242)壬寅科释褐进士。适逢南宋王朝灭亡，身处乱世怀才不遇，便回家乡隐居，耕读为乐，将湖井辟成一方精神上的世外桃源。

郑东(?——约1354)，字季明，号杲斋。幼时聪颖好学，天资过人，受家风熏陶，博览群书。他曾两次参加浙江省举行的乡试，都因文章不符合当朝科考标准而未被录取。遂绝意功名，致力于古文辞。开始遍游东西两浙，寻师访友，最后到了江苏昆山一带讲学授徒。其弟郑采(1307—1365)，字季亮，号曲全，郑东弟，秉性狷介，从不屑居于人下。因性格孤傲，为乡里所不容，曾受家乡一群恶少肆意欺辱，郑采发奋自勉道：“大丈夫有须髯如戟，岂能受鼠辈欺凌!”遂离乡远游。当他途经婺州(金华)，当时的肃政廉访使知其声名，欲荐为椽吏，郑采坚决谢绝。曾经，有人或劝慰他姑且随世俗而浮沉，与时势相俯仰，以缓解其怀才不遇之郁结，改善境遇，郑采也曾想改变自己处世方式，并据老子《道德经》“曲则全，枉则直”之意，自号为曲全，最终因为本性使然而未能委曲求全。

## 避居常熟 致力文章

郑东后来到昆山一带讲学授徒，郑采随即与其兄会合。受郑东的影响，此时已经二十四岁的郑采开始发奋攻读经史子集，焚膏继晷钻研学问。夏季时，任凭酷热难耐，蚊虫叮咬，冬季，即便是鹅毛大雪的日子，他依然裹着被褥冒着刺骨严寒，挑灯夜读，孜孜不倦。郑东为之欣慰不已。他曾与人言：“将来以文章品行来光大郑家门楣的，定是我这个弟弟。”

然而，郑采却未能按兄长的意愿顺利走上仕途。他在参加省试时，皆因“持论太高”而被黜落，数次名落孙山，从此绝意科考。为安心静读，他开始移居山水秀丽的海虞(今为常熟)。海虞当地有位顾姓长者，膝下有一女，贤而慧，多年为其择婿均未有中意之人。当他一见到郑采，遂将已有的掌上明珠婚配于他。此后，郑采与其兄郑东便在常熟顾家长期寓居下去。

有一年，地方上遭遇大水灾，政府却依然按照旧例催促赋税，农户人家实在无法承受。郑采组织当地父老到江浙行中书，含泪请愿：“水灾导致颗粒无收，老百姓都已经没有口粮了，赋税再不减，就将是饿殍遍地，数万生灵要成枯骨了……”其言辞恳切真挚，感动了地方官员，因此得

以减免常熟当年田赋一万五千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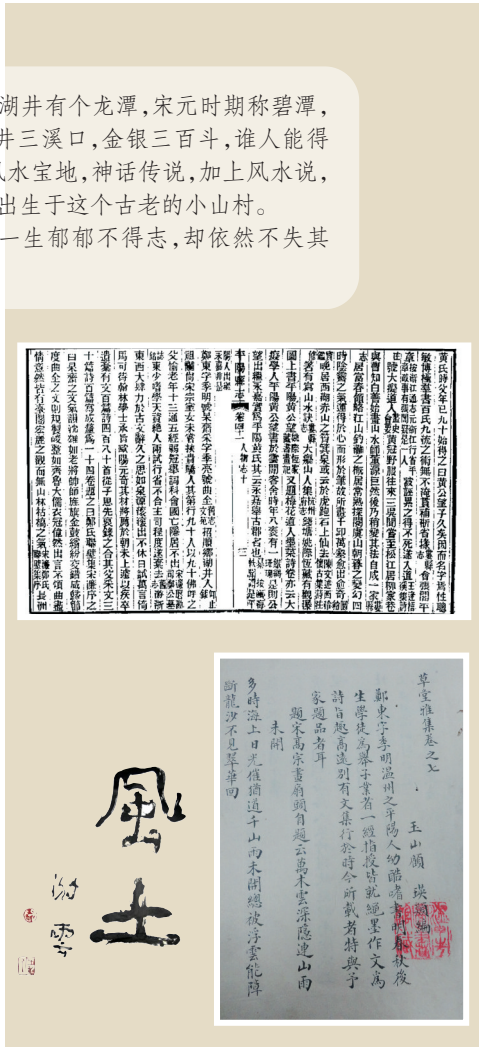
元代文学家贡奎子贡师泰亦以文学、政事知名，郑采久闻其名，认为他是有才之人，因此写了封长信问候他。贡师泰阅后，见其议论风生，气韵流畅，竟心生忌惮而不敢接见他。郑采性格刚烈待人却大度宽容，曾有人因妒忌他才学虚构篇章以此攻讦，他泰然置之。后来此人遭遇困境，郑采却不计前嫌邀他共餐，得知其经济窘迫还周济以银两。

## 希世之士 并以文鸣

郑东郑采兄弟二人在常熟以授徒为生，才学颇得地方认可。郑东与杨维桢、郭翼、陈高、顾瑛等交好，顾瑛当时在其别墅兴办草堂雅集，汇集了以杨维桢为代表的一大批吴中名士文人。郑东亦是草堂雅集的座上宾，与吴中的文人皆有诗词唱酬，杨维桢对郑东诗文颇为称赏，他在《郑韶诗序》和《郭羲仲诗集序》中加以举例，认为是继李孝光、张雨诸人而起之东南名家。

曾经，翰林学士欧阳玄很赞赏郑东才华，欲将之推荐给朝廷，因郑东突然病故而为之惋惜。宋濂谓之“二先生伯仲并以文鸣，其亦可谓希世之士乎!”又言：“杲斋之文，则气质沉雄，如老将帅师，旌旗火鼓，缤纷交错，咸归节度。曲全之文，则规制峻整，如齐鲁大儒，衣冠伟然，出言不凡，曲尽情意。然皆有台阁弘丽之观，而无山林枯槁之气。”对兄弟二人评价极高。顾嗣立谓“文宪(宋濂)斯言，深得二郑之旨趣矣。”明代学者苏伯衡曾评价郑氏兄弟：“平阳在元之世，兄弟并以文鸣，则有若郑氏。”顾瑛在《草堂雅集》中谓郑东：“后生学徒为举子业者，一经指授，皆就绳墨。作文为诗旨趣高远。”清代孙锵鸣在《东嘉诗话》评有：“(郑东)《老牧》诗何其孤介而高旷，(郑采)《去妇词》何其哀怨而排侧也!”刘绍宽先生在《民国平阳县志》本传论曰：“东诗存者多恢奇伟异，变化不可方物；采诗则温醇雅正，循循然矩矱先民，盖别标一帜云。”

郑东文多不留稿，仅存百篇；郑采文留存也仅仅三十余篇。因遭遇元末兵乱，遗文散落各处。后郑采次子郑思先把父亲和伯父的诗文合编为《郑氏联璧集》，并请宋濂作序。朱元璋称他是“开国文臣之首”的宋濂，刘基赞许他为“当今文章第一”，天下学者称他“太史公”。郑思先后升任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，又请宋濂为郑采写墓志铭(即《故赠奉议大夫磨勘司郑公墓志铭》)。关于郑氏兄弟的生平，最详细的资料也就数宋濂的序文及其为郑采所作的墓志铭了。《郑氏联璧集》共十四卷，其中郑东的文章有一百篇，诗四百八十首，郑采的文章有三十篇，诗一百首。《郑氏联璧集》今国内已无传本。顾瑛的《草堂雅集》卷七也存有郑东诗三十九首。清顾嗣立所编的《元诗选三集》也保存了郑东、郑采的三十四首诗(其中十八首并见《草堂雅集》)，民国年间永嘉戴守雅从《草堂雅集》中抄录一卷，作《郑季明诗》，今收藏于温州市图书馆。



# 藻溪旗杆内

谢祖杯

“旗杆内”在藻溪泗州桥北岸桥头，大宅坐北朝南，前面新街，后是过桥官(以小河道为界)，右侧“春和内”，左侧陈敬敏等民宅。建光村籍，宅主章大玺。

“旗杆内”原先有三进平厝。门房五间，第二进正厝七间，左右厢房各四间，第三进也有七间，前后围成一个大四合院。门口大埕皆由红花岗岩石板铺就，大门口有旗杆石和上、下马石墩。后来，旗杆石和上下马石墩被毁。

2009年10月，藻溪小流域治理，藻溪溪门拓宽，“旗杆内”大宅在拓展搬迁范围内。因此，现在“旗杆内”已经失迹，旧貌不再。

不过，“旗杆内”后裔至今还保存着一面“扬芳振硕”匾额，该匾额(203×80)cm<sup>2</sup>，是在“道光十四年大吕月(清·1834.12)”，“钦命礼部右侍郎提督浙江全省学政陈□(□为篆字阴纹印章——硕士用光)”，送“国学生章淳母节冯冯氏八旬”大礼。

这里问题来了，章淳是谁？陈用光是谁？他们与大玺是什么关系？

阅章氏谱系：

光阔，生清乾隆癸酉、卒嘉庆丙辰年(1753—1796)，享年43岁；妣冯氏，生乾隆乙亥、卒道光丁酉年(1755—1837)，享年82岁；婚生子二，亦市、亦桐。

亦桐，国学生，榜名纯，讳穆如，生乾隆癸丑、卒咸丰乙卯年(1793—1855)。亦桐婚生五子，次子大玺。

国子监学生，叫国学生。国子监，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，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，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。淳——纯，标准汉语和闽南话谐音，是送匾人书写笔误？还是修谱出错？不得而知。

大玺(1805—1869)，册名卿，号微仙，谥懋恭，生清嘉庆乙丑年、卒同治己巳年。清庠生，钦加五品衔附贡生候补训导。故此，章宅屋前有旗杆石，门房沿阶有上下马石墩，人称“旗杆内”。传说早年，文官经过章宅门口要下轿，武官经过章宅门口要下马。从中还可以知道，光阔1796年往生时，其发妻冯氏刚40岁出头；其儿子亦桐才3岁。冯氏没再醮或招夫养子，从一而终，拉扯亦桐长大，培养成人，是国学生。冯氏、光阔之孙——大玺是“五品衔”官员，级别比县太爷还高。后裔长进，祖上增光，无怪乎贞节老祖母八十大寿之时，“三品官员”送“扬芳振硕”匾额，赞寿星“忠贞美名传播，社会震动(影响)很大”。

送匾人陈用光，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、卒于道光十五年(1768—1835)，字硕士，一字实思，新城钟贤(今江西省黎川县)人。嘉庆六年(1801)中进士，曾任福建、浙江学政，为道光皇帝所器重，曾被钦命为“文魁”。

“提督学政”简称“学政”，亦称“督学使者”，俗称“学台”。清雍正年间始设，每省一人，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科举考试、学馆人员管理的省级官员，级别属正三品，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，三年一任。

坊间流传着送匾人陈用光，是大玺父亲——国学生章淳——亦桐的“学生”，其实，传说是否定的。

权当章亦桐是陈用光的先生论：先生章亦桐生于1793年，学生陈用光生于1768年，学生比先生年长25岁。学生陈用光1801年中进士，而此时先生才8岁。显而易见，不是师生关系。

早年男女婚姻：讲门户相当，凭媒妁之言，遵父母之命。国学生章淳的母亲冯氏高风亮节，对爱情和对家庭的专一、忠贞不渝的精神，美名传播，社会震动(影响)很大。陈用光既然“提督浙江全省学政”，省级三品官员，相当于现时的省教育厅厅长，且陈用光不但尊师，而且爱才，被称为尊师爱才的典范。陈用光对自己的辖下——国学生的“节母”、“钦加五品衔附贡生候补训导”的“祖母”的寿诞“意思一下”，这只是其工作本分例行公事而已，当然，也是爱才的体现。

## 文脉传承 魂系故里

永嘉(温州旧称)、昆阳(平阳旧称)、蒲门(今马站、赤溪一带旧属蒲门四都)，是故乡所在的位置，是在外游子的永世不能忘却的地名，是湖井郑氏几代人牵扯不断的故土情怀。即便是后来生于江苏、长于江苏甚至一生都不曾回到故土的郑思先及其子孙，依然谨终追远，不曾忘却故乡。

他们一生离乡背井，思乡情愫依然时时体现在他们的诗句中。如郑东在《送江阴郡博周元浩归平阳》写道：“我家亦在蒲海头，此时春酒浓如油。堪怜千里尚飘泊，恨不共买东归舟。”郑采诗的《出门膏吾车》中有：“出门膏吾车，欲登昆仑丘。昆仑在西极，我家东海头。”兄弟二人因遭遇乱世不得还乡，一生漂泊在外，却时时心系家乡，恨不得一起买舟东归的迫切心理。

这种思乡情愫在他们子孙的身上依然在延续。郑东曾把光大家门的希望寄托在弟弟郑采身上，直到郑采的次子郑思先，才算真正实现父辈寄予的期望。据永乐年间编撰的《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》及《嘉靖常熟县志》记载，郑思先随父侨居常熟，历任国子监学正、磨勘司令、监察御史、四川按察司金事、刑部郎中、福建布政使等职。郑思先才华出众，诗文俱佳，在流传的不多的诗文中，如清代朱彝尊选编明代诗人的《明诗综》卷十七，有他一首七言古诗《周尊师祷雨歌》，题款是“永嘉郑思先”。明初与刘基、宋濂齐名的金华文人张丁注解南宋谢翱纪念文天祥的散文名篇《唏发集·西台恸哭记注》里，收录了郑思先的一篇评论作跋，其落款也是“永嘉郑思先”。

对于寓居在外的郑氏兄弟，本邑文人亦不曾忘却，数百年来不断追思和怀念。四百多年后，清代蒲城诗人华栋翻山越岭来湖井，到郑府君庙拜祭二郑先生，留下一首题壁诗：“翠耸湖山正及秋，素怀瞻仰愿粗酬。高风伯仲堪千古，联璧文章贯九州。”清代平阳诗人张綦毋对于流寓他乡的前贤曾有诗云：“山从巴蜀尽南头，水是《茶经》第一流。词客独来缘好事，诗人入籍半他州。”其末句，指的就是郑东郑采以及同时代的同乡张著等人。